

焕发真实的表演气场 和那一抹雪山上的阳光

——赞《布德之路》的演员群体

■文/赵军

演艺圈什么时候被人称作“饭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饭圈之后,演艺界还能看到有清流吗?答案是肯定的。即将在全国院线上映的影片《布德之路》所以让我们眼前一亮,重要的便是所有演员均来自藏族,而这似乎就成为了他们是一股演艺界的清流的原因。

导演鲁坚接到摄制影片任务的同时,就迎来这样一批经受过内地表演艺术熏陶,形象与演技俱佳的藏族演员。《布德之路》被称之为几十年没有过的最好的西藏电影,它的全部演出都由这批藏族演员、导演及其他主创联合承担。

结果是所有参与拍摄的和最先看到影片完成版的,都不不被他们与生俱来的,与西藏大地高山湖泊融为一体的优秀演技所折服。必须说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般人说的本色演出,而是他们的演出看不到任何一丝丝司空见惯凡俗表演的痕迹。

被称为“西藏李雪健”的演员多布杰在影片中扮演老年的布德,一位亲身见证着西藏千年巨变、历尽了人间沧桑的旧社会农奴。《布德之路》是一部壮丽雄浑的西藏农奴史诗,这部史诗的高光时刻自然都落在主人公布德的青年、中年和老年表演的过程中。

多布杰这位“西藏李雪健”身上有一种自然出现的气场,在银幕上乍一出场你就会认为这就是布德。是的,影片伊始,老布德坐在列车上,看着车窗外骑马追他而来的阿妈。这一幕幻觉被导演安排在影片还没有任何铺垫的开头,放在别的演员尤其是汉族演员身上很容易就会穿帮,让观众出戏。

但是我们就这样和布德“见面”了,因为我们完全相信这个就是布德。多布杰隔着车窗深情地喊着“阿妈”,感情发自肺腑但又十分的内敛,我不认为会有第二个演员能够这样一下子将人完全带入。

多布杰饰演的布德已经是被农奴主挖掉了双眼的农奴,随着一句“我虽然没有了双眼,但我还有双耳,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还有双手,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还有双脚,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年布德变成了老年的布德,他已经成长为“草原英雄”,成为西藏建设模范,还到北京出席了表彰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赠送了一把手枪。

之后,影片的重点放在了布德为了帮助牧民们日子过得更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多布杰扮演了一个深情的老人,深情到什么程度?影片的传记笔触处处渲染着他发自内心的话:“是金珠玛来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嘎巴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金珠玛来就是藏语“解放军”,“嘎巴”是布德的恋人,也是他一生的爱的纠结,最终嘎巴陪伴了布德一生。而前面那句“我还有双耳、双手、双脚”的台词是布德的青年、壮年扮演者阿旺仁青说出来的,这样,影片中当加上童年布德,一共有三个布德。布德在片中很多台词,这些台词诸如上述,出自多布杰和阿旺仁青的口就是那样纯真和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之感。

和多布杰一样,阿旺仁青也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接受过专业培训,也曾经获得过各种奖项。然而这一次和多布杰一样,阿旺仁青以及所有其他出演的藏族演员们都认为是最值得珍惜,最荣幸的一次电影出演。导演鲁坚说,不到西藏还不知道俊男美女如此之多!不拍西藏电影还不知道藏族演员如此可爱!

阿旺仁青生的纯真俊朗,一表人才。多布杰带来的的是气场,阿旺仁青带来的是雪山上的阳光。阿旺仁青演出了布德的三个身份:黑暗社会摧残的农奴、曲折情史磨难汉子、解放军解救而成长的“阶级兄弟”。每一种身份的变化都带出每一场不同的如生,引人入胜。

片中有一段布德为亦师亦友的边巴顿珠(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介绍女友的戏。女孩子叫林文娟,她是一位解放军文工团团员,在西藏修路工地上进行慰问演出。边巴顿珠喜欢上了林文娟,但林文娟喜欢布德。

布德约林文娟来到雅鲁藏布江边上,对她说,介绍一位“阶级兄弟”。林文娟直愣愣首先问布德有没有心爱的女孩子,布德坦诚地回答有,然后,他请林文娟答应和边巴顿珠“交个朋友嘛!”。阿旺仁青每一段戏都好,但这一段是影片中比较好笑的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再见,少年》: 不谈爱情的青春片谈什么?

■文/周夏

因为《我的姐姐》的缘故,让我对殷若昕这部处女作抱有太多期待,看完之后,却略感失望。《我的姐姐》是游晓颖提供的成熟剧本,《再见,少年》则是殷若昕自编自导的,游晓颖作为文学策划参与其中。这部处女作带有很多人的生活印记,是作者对自我青春成长的一种回望。整部影片更像一篇散文,缺乏核心痛点的表达。《少年的你》在讲校园霸凌,《我的姐姐》是在讲重男轻女,这种社会议题表达的很充分,也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而《再见,少年》中的小城少女黎菲,好像没发生什么事,父母把她保护得很好,即使父亲下岗带来了略微低落的情绪,温馨的家庭氛围也可以使他们共渡难关、抱团取暖。唯一一次挫折可能是没有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

黎菲所代表的是一个普通家庭培养出的好孩子模板,而张辰浩却是一个问题家庭的受害者,母亲因为车祸成为植物人,父亲整日买醉赌博,浩子小小年龄就得撑起家庭重担,在小小黑社会里混江湖。本来没有生活交集的两个人却巧合成为“邻居”、“同桌”,迅速发展为一起玩的好友,后来黎菲被老师警醒,二人又分道扬镳,各自生活。就像片中时常出现的铁轨一样,交会,又分开。多年后,她向审讯员如实陈述:“我们两个人可能就只做过一天的朋友,之后的每一天都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粤港澳电影专栏

《怒火·重案》: 陈木胜警匪动作电影的一次总结

■文/周文萍

疫情影响之下,2021年暑期档失去了往年的热闹,由陈木胜导演的《怒火·重案》则从冷清中突围而出,赢得观众喝彩同时票房突破了10亿,位列暑期档前列。作为陈木胜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该片于有意无意间对陈导此前的警匪动作片做了一次全面回顾,亦在大银幕再现了香港动作电影真实打实斗、极致冒险的独特魅力。

—

《怒火·重案》从情节到人物都带有陈导此前作品的影子。

就情节言,《怒火·重案》开场警察小队在执行任务时遇袭“团灭”的情节与《新警察故事》(2004年)的开场极为相似。虽然这并未脱离警匪片的套路,但陈木胜电影中此类情节的残忍之处不仅在于执行任务的警察死伤惨重,其主要人物更会遭受犯罪分子猫捉老鼠般的戏弄,令他们愤怒羞辱又绝望。《新警察故事》开场不久成龙饰演的警察陈国荣就与九个警察一同陷入了犯罪分子设下的陷阱之中,陈虽存活下来,却因亲眼目睹同伴一个个被残忍猎杀而精神崩溃,一蹶不振。《怒火·重案》中警察小队遇袭,主人公张崇邦的上司姚若成在被犯罪分子杀害前同样经受了一系列折磨。

就人物形象言,虽然不少人将《怒火·重案》里的反派邱刚敖与年初上映的《拆弹专家2》的潘乘风对比,但此类人物在陈导此前执导影片中亦早有雏形。历史上,邱刚敖身上有《冲锋队之怒火街头》(1996年)主人公朱华标的影子。朱是一

“远”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绿皮火车穿过桥洞向远方驶去,还有黎菲在黑板报写上歌德的名言,也停在了“远”字。代表了小城少女对外面大世界的渴望,对未来远大前程的向往。影片有很多诗意的瞬间,比如日食,光照在两个人脸上,却处在不一样的世界;张辰浩所提到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也代表着两个人的关系终究结束。这些元素频频闪现使影片带上了一定的文学性。

编导意图在青春片里渗入更多的时代议题,如下岗潮、高考改革,并通过视听语言把时代气息散落在各处,比如2001年广播里传出的北京中奥成功,2002年春晚歌曲《与世界联网》……,反映的是千禧年以来小城青年的生活状态。但是这些信息只是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而已,停在浅层的表象,并不太参与叙事。更可惜的是,对于矿区没有充分的展现,导演解释说自己的家乡安徽铜陵已经找不到当年小时候的矿区场景了,只好在云南个旧取景拍摄。相比较《兔子暴力》中充分展现的重工业魔幻之城攀枝花,矿区独特的地理风貌在片中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除了绿皮火车和铁轨让人印象深刻。

黎菲的故事太日常,戏的危机感与她无关,这个核心人物没有立起来,最后的犯罪情节又太刻意太唐突。这种失望感还来自于一种感性的印象:14年后,32岁的黎菲

向审讯员陈述当年的案情……这个开场和《兔子暴力》很像,都营造了一种悬念感,直接让犯罪和青春嫁接。然而两部影片都不属意犯罪类型构建,而是转向探讨异样的母女情感、游走于秩序内外的友情,或者说是一种青春成长中那种疯狂的少年气。

两部影片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地方。比如都是讲述一个小城中的少女成长,她们也都是为了救人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之路。不同的是,《兔子暴力》整个故事都是围绕母女关系展开,分别17年的母亲回到小镇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从快乐、希望到绝望、绝境,情节的设置都是密密布局、环环相扣的;而《再见,少年》中的犯罪却是旁逸斜出的,发麻妹的意外死亡,刘哥的意外失足……都与故事的主线并无关联,始终是游离状态,也许是因为删减的原因,犯罪过程过于潦草而显得语焉不详,这种刻意设置只是为了给黎菲救助张辰浩提供一个机会。而叙事的最大突破就在黎菲为什么要冒险救张辰浩?黎菲对张辰浩自始至终的拯救姿态,动机到底来源于哪儿?难道只是主流秩序下的“好学生”对边缘落魄“小混混”的同情和好奇?这个“好奇”是不足以让黎菲搬走“西西弗的石头”的,她可能是爱莫能助的旁观者,但从一个乖乖女突变为残忍帮凶是如何做到的呢?更何况整个“搬石头”的善后处理都是存在于陈述中,要靠观众大量自行

脑补。相较之下,《兔子暴力》的犯罪动机清晰而明确,为了拯救失而复得的母亲,水青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绑架同学,不慎导致误杀。她拼命要救母亲其实是在拯救自己,抓住这个唯一带有希望的救命稻草逃离此地,这种偏执和疯狂是可以逻辑自洽的。

而显然,黎菲的犯罪是人为设计的,况且子枫以18岁的年龄饰演32岁的熟女,一亮相就是一个中年扮相,再怎么装扮也难掩脸庞的稚嫩,着实有点出戏和失真。清纯的女高中生角色和《盛夏未来》中的陈辰也高度类似,在这部影片中的辨识度并不高,尔后的犯罪又很难自圆其说。老实讲,很大一部分影迷是冲着子枫买了这张电影票,但是偶像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惊喜,这也是另一个令人失望的原因。

回顾近年来的青春片,除了以往常见的爱情主题,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讨论原生家庭、校园暴力等社会性议题,友情、犯罪、亲子关系……色彩多元,从2019年《少年的你》到今年的《兔子暴力》,所呈现出来的高浓度情感纠葛加深了青春片的意义,拓宽了青春片的范畴,那种过命之交的情义感染了很多观众。《再见,少年》也有意朝这个方向发展,只是力有不逮,显得青涩滞重,过于沉浸于个人体验和想象,《我的姐姐》要成熟进步得多,但作为一部初涉影坛的处女作,还应当以鼓励为主,期待这位80后女导演的第三部电影。

共同特点,却并不能完全概括陈木胜导演的警匪动作片。与同期杜琪峰、林超贤、邱礼涛等偏好枪战爆破片导演相比,陈木胜电影的動作戏更多了一份传统香港动作电影“硬”的特质。

陈木胜电影动作的“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功夫,二是敢冒险。这首先归功于导演对演员的选择。陈木胜警匪片的演员不仅有良好的武术功底,也有敢挑战极限的冒险精神。主演《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的成龙就是典型代表。《男儿本色》里吴京也是身手突出的武打明星。相比而言,曾与陈木胜多次合作的谢霆锋武功功底稍弱(并非没有),但谢霆锋以敢打敢拼的精神弥补了这一不足。在《男儿本色》里他饰演的警察陈晋与劫匪产生强烈的报复心;邱刚敖则因被上司及同仁放弃,绝望中施行了极端的报复。有趣的是,谢霆锋在《新警察故事》里是正面形象,在《怒火·重案》中则是头号反派,无意中将两部影片串联在了一起。

人物个性上,邱刚敖的邪魅偏激则继承自《新警察故事》里的反派关祖。两个人物同样选用了英俊帅气的演员(吴彦祖与谢霆锋),同样冷酷残忍,不仅杀警察、杀同伴,甚至女友也被他们杀害;同样一意孤行,最后走投无路,宁可毁灭也不悔改;甚至两人心态也有惊人的相似,关祖因警察父亲待他严苛,对警察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邱刚敖则因被上司及同仁放弃,绝望中施行了极端的报复。有趣的是,谢霆锋在《新警察故事》里是正面形象,在《怒火·重案》中则是头号反派,无意中将两部影片串联在了一起。

演员同样是《怒火·重案》动作戏成功的保障,除了谢霆锋,甄子丹更是当下难得的活跃在银幕上的武打明星。他有浓厚的功夫片情怀,在近年功夫片式微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拍摄此类影片,以《杀破狼》等片中树立了自身刚猛凌厉的动作风格。

有真功夫和敢冒险精神的加持,《怒火·重案》再现了不少陈木胜及香港动作电影里的经典场景。撞车跳楼已是家常便饭,在飞车撞击中加点《宝贝计划》般救婴的“甜点”才是锦上添花。近身打打必须拳拳到肉,于下水道狭窄空间打将《三岔口》里以塑料蒙对手的

机智再现银幕也不可少。最精彩当然是片末张崇邦与邱刚敖在教堂的终极对决,两人既有贴身的空手肉搏,又以警棍、蝴蝶刀、铁棍、铁锤等此冷兵器轮番上阵,动作直接狠辣,招式灵活多变。此一场景的选择有吴宇森动作电影的回响,迅猛凌厉的双雄对决又升级了《杀破狼》中甄子丹与吴京窄巷搏击的精彩,是全程情绪与动作的高潮。

整体来看,《怒火·重案》从情节到人物并非没有缺陷,但其硬桥硬马的打斗方式重现了香港警匪动作片黄金时代的魅力,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遗憾的是,此类影片在今天已越来越少,不仅因为成龙、甄子丹等动作明星年龄越来越大,如谢霆锋般冒险拍戏的演员越来越难得,也不仅因为陈木胜导演的离去,更因为当今电影工业的发展已有了更安全的技术来拍摄危险的拍摄方式也就越来越成为了过去。此一情形在暑期档上映的纪录片《龙虎武师》里也得到了反映,该片由香港电影爱好者魏君子导演,讲述的正是曾经支撑了香港动作电影繁荣兴旺的龙虎武师的故事。他们以生命为赌注,极尽身体之可能,创造了以真打实斗、极致冒险为标志的香港动作片的辉煌。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香港电影业对他们的需求减少,他们也逐渐消失在了大银幕上。也正因此,《怒火·重案》的出现格外可贵,人们希望,这是香港警匪动作片的一次回响,而不是绝响。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

“燃”和“炸”虽是香港警匪片的